

中华圣哲仙佛系列

明◇清溪道人 著

达摩祖师传

下卷

一部用生动故事
演绎的《金刚经》



团结出版社

他把世界佛教的中心 由印度带到中国

据佛典记载，达摩原名菩提多

罗，乃南天竺国香至王的第三王子，

自幼敏慧超群，笃信佛法。出家后

承接不如密多尊者的衣钵，为西土

禅的第二十八代祖师。

又至东天竺阐发佛教，

普度众生。还是第一位

自印度远航中国传经的

佛祖，为中土禅宗的初

祖。南朝梁武帝大通元

年（五二七）达摩老祖泛海

至广东番禺，梁武帝遣使

迎至建业（今南京）。达

摩老祖发现梁武帝并非

真心尊佛，乃北上去魏，

在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

慧可立雪断臂求法，得传达摩衣钵。

本书根据上述题材写成，内容丰富，

取境复杂，叙述奇幻，于世态人情，

洞若观火，生动的故事中包含无穷

义理，具有很高的可读性和哲理性。



9 787801 302878

ISBN 7-80130-287-7/B · 14

定价：34.00（平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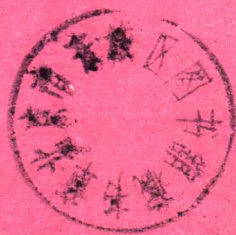
清 黄永亮 编定
◆ 沈 智 校勘



90221782



达摩祖师传



下卷

K825

1467

.2

R13678/13

目 录

前 言	(1)
世裕堂主人序	(5)
华山九九老人序	(6)

上 卷

第 一 回	南印度王建佛会 密多尊者阐玄宗	(1)
第 二 回	道童骑鹤闯妖氛 梵志惺庵留幻法	(9)
第 三 回	蒲草接翅放青鸾 枪棒化蛇降众少	(17)
第 四 回	众道徒设法移师 说方便尊者开度	(25)
第 五 回	三尖岭众贼劫庵 两刃山一言化盗	(32)
第 六 回	本智设法弄师兄 美男夺俏疑歌妓	(39)
第 七 回	纯一报恩留长老 酒佣怀忿算高僧	(47)

第 八 回	巫师假托白鳗怪 尊者慈仁蝼蚁生 (54)
第 九 回	扰静功顽石化妇 报仇忿众恶当关 (61)
第 十 回	赛新园巫师释道 灵通关商客持经 (69)
第 十 一 回	凶党回心因善解 牛童正念转轮回 (76)
第 十 二 回	元通说破灵通关 梵志扩充法里法 (83)
第 十 三 回	指迷人回头苦海 持正念静浪平风 (90)
第 十 四 回	破幻妄一句真诠 妙禅机五空觉悟 (97)
第 十 五 回	茶杯人见度家僧 一品遗书荐梵志 (104)
第 十 六 回	弄戏法暗调佳丽 降甘霖众感巫师 (111)
第 十 七 回	赛新园复修旧庙 东印度重礼真僧 (118)
第 十 八 回	二十七祖传大法 达摩老祖度元通 (126)
第 十 九 回	清宁观道副投师 轮转司元通阅卷 (134)
第 二 十 回	陶情逞能夸造酒 风魔设法警陶情 (143)
第 二 十 一 回	妾妇备细说衷肠 王范相逢谋道路 (148)
第 二 十 二 回	咏月王阳招讽消 载酒陶情说转轮 (155)
第 二 十 三 回	贪嗔痴路过分心 清宁观僧投老祖 (163)
第 二 十 四 回	神司善恶送投生 和尚风魔警破戒 (170)

第二十五回	神元捐金救鸡豕 道士设法试尼僧	(177)
第二十六回	公兴五试寇谦之 正乙一科真福国	(184)
第二十七回	行者点化崔夫人 魏王约束中军令	(191)
第二十八回	崔寇恶报遭夷灭 忠孝投师入法门	(199)
第二十九回	扶演化阿罗说偈 尼总持扰静赴斋	(206)
第三十回	道副论忤逆根因 祖师度续弦说偈	(215)
第三十一回	度向氏一门复孝 化郁全五子邪心	(222)
第三十二回	执迷不悟堕酆都 忤逆妖魔降正法	(229)
第三十三回	试禅心白猿献果 堕恶业和尚忘经	(236)
第三十四回	求课诵报本回心 说忠欺灾祥果报	(243)
第三十五回	轻尘和尚消罪案 伯髡奸魂被铁鞭	(250)
第三十六回	神女化妇试真僧 冤孽逢魔谋报怨	(257)
第三十七回	公道老叟看妖魔 献瓜行者陈来历	(265)
第三十八回	圣僧不食疑心物 神将能降不逊魔	(272)
第三十九回	师兄师弟争衣钵 秉教神王护法门	(279)
第四十回	贞洁妇力拒狐妖 反目魔形逃女将	(286)
第四十一回	扶头百辆论风流 改正狐妖谈古董	(293)

- 第四十二回 诵毛诗男子知书 (300)
付酒案邪魔离妇
- 第四十三回 授女将威扶惧内 (307)
结狐妖义说朋情
- 第四十四回 取水不伤虫蚁命 (314)
食馍作怪老僧贪
- 第四十五回 严父戒子结良朋 (321)
岁寒老友嗔狐党
- 第四十六回 正纲常见性明心 (328)
谈光景事殊时异
- 第四十七回 祖师慈悲救患难 (335)
道士方便试妖精
- 第四十八回 仙佛宝器收蛟患 (343)
祖师说偈视沙弥
- 第四十九回 善神守护善人家 (350)
恶党闻灾知警悟
- 第五十回 李老吝财招盗劫 (357)
仙官阅卷授诛心

下卷

- 第五十一回 阿诺享现成财产 (365)
大神送麒麟佳儿
- 第五十二回 悍妇凌夫遭鬼打 (372)
道人惩恶变驴骑
- 第五十三回 数珠子两敌丸丹 (379)
舒乡尊四知前世
- 第五十四回 高尚志逃名不仕 (387)
道副师见貌知心
- 第五十五回 犬怪变人遭食毒 (393)
鼠妖化女唱歌词
- 第五十六回 商礼改非脱禁狱 (400)
来思信善拜胡僧

第五十七回	奸贼坏心遭恶业 善人激义救冤人	(407)
第五十八回	狐鼠怪掠美示恩 把来思救人失水	(414)
第五十九回	威神三阻狐鼠怪 菩萨两查善恶医	(421)
第六十回	把氏施膏母子会 鼋精报怨说因由	(428)
第六十一回	捕窃变鼋知苦难 僧人论酒说荤腥	(435)
第六十二回	道士三施降怪法 长老一静服鼋精	(442)
第六十三回	石克辱讨饭乞儿 喽罗报冤家债主	(450)
第六十四回	骆周善心成善报 虎豹变化得人身	(457)
第六十五回	走兽飞禽堪度化 土农工贾被妖魔	(465)
第六十六回	士悔妄欺成上达 道从疑爱被妖绳	(472)
第六十七回	说苦乐庙祝知音 举数珠长老破怪	(479)
第六十八回	赤风大王济贫汉 青锋宝剑化枯枝	(486)
第六十九回	救生命多保如来 耍拐人木石幻化	(493)
第七十回	仲孝义解难甚奇 古仆人悔心救痛	(500)
第七十一回	舒尊长误伤衙役 众善信备问善功	(507)
第七十二回	走邪猿仆遭迷病 救乳鸟虎不能伤	(514)
第七十三回	猿猴归正入庵门 道院清平来长老	(521)

- 第七十四回 零埃打鸟遇妖邪 (529)
零地随猴拴鸨怪
- 第七十五回 元来道者正念头 (536)
青白船家救海难
- 第七十六回 辛苗叟公门方便 (543)
小和尚还俗养亲
- 第七十七回 六老叟参禅论偈 (550)
三官长执册说因
- 第七十八回 殷独与鬼贼结交 (558)
穆义同吴仁遇怪
- 第七十九回 夺人钱钞遭人骗 (565)
肥己心肠把己伤
- 第八十回 顾名思义消冤孽 (572)
化怪除邪总道心
- 第八十一回 花蛇怪自供恶毒 (579)
蠢道人笃信除邪
- 第八十二回 梁善娶妾得多男 (586)
邵禁因斋结众社
- 第八十三回 八斋友各叙罪业 (593)
万年僧独任主坛
- 第八十四回 高义劝戒一兄非 (600)
高仁解散六博社
- 第八十五回 一偈谦光动傲生 (607)
五个精灵惊长老
- 第八十六回 无仁孽辈现精灵 (614)
有长前因呈长老
- 第八十七回 舒化修书请圣僧 (621)
怪狼闻经修善果
- 第八十八回 倚强凌弱反伤身 (628)
做贼偷牛遭怪耍
- 第八十九回 淹女胎村人作恶 (634)
查文卷大圣礼僧
- 第九十回 尼总持度狼了道 (642)
藺员外警戒回心

第九十一回	化善医宗交感脉 客人货出孝廉家	(649)
第九十二回	善狼得度归人道 店主惊心拜鬼王	(656)
第九十三回	咒诅婆儿知悔过 奸淫魂梦逾东墙	(663)
第九十四回	建道场迎接高僧 试禅心显灵尊者	(670)
第九十五回	陶情卖酒醉行商 王阳变妇迷孤客	(677)
第九十六回	众商发心修庙宇 三僧说偈灭邪氛	(684)
第九十七回	讽经商真心呈露 恶鬼汉磨折疑心	(692)
第九十八回	萧刺史重道敬僧 老祖师观颜知喜	(700)
第九十九回	杯渡道人神钵戏 波罗和尚显奇闻	(707)
第一百回	东度僧善功圆满 西域岭佛祖还空	(714)

引 记

世间好事岂难成，只把良心道义明。
兄爱弟恭家业盛，民安物阜长官清。
妻贤夫祸何由起，子孝亲心自顺平。
遗子一经休逞富，何愁后代不簪缨。

第五十一回 阿诺享现成财产 大神送麒麟佳儿

话说尼总持听得李大老被劫之日，于静定之初，依仙官之言，乃念了一声梵语，忽然光中现出一宗文卷，到他目里看了，便知盗劫金宝，终还了他祖先占夺之族。此乃对症药石。这果报根因，毫厘不差。若不是原归了他这种根因，便还有鼠精雁怪之报。所以尼总持见了诛心册籍，便有这诛心之论。李大老解救后患，全在于此。

却是什么对症药石？且说这盗，乃是村沙中那几个豪侠恶少。只因李阿诺良善贫苦，屡求李大老助济，李大老坚执不肯，又且盘算生利克众成家，亲友憎嫌，奴仆埋怨，故此起了这番劫掠。几个恶少得了金宝不分，乃托了一个豪侠，把这金宝逃出远村，买田治地，立起一个家私。约有数月，豪侠乃设备酒席，邀请田邻地友，坐间说道：“小子原系某村沙人，弟兄两个，共承父遗田产，金宝相等。某弟在家守着田产，小子携得金宝，出外经营。想起经营，不如治产，故此治了这些薄业在此。原与我弟相约，轮流彼此，互更管理。今小子在此数月，想弟尚无妻室，株守家园，不知外方风景。我意

欲与田邻地友结一婚姻，若有女未适人者，愿将舍弟送为门婿。这治的田庄，料可供以资生。”当时田邻中就有一人道：“小子家有一女，一向未婚，今已二十五岁，不知令弟可配得？”豪侠道：“舍弟三十之年，正宜匹配，当烦地友为媒，聘定五体俱备。”

豪侠又招得奴仆几人，俱各吩咐停当，乃回乡村，把这事情尽与旧伙说知，却到李阿诺家来。只见阿诺困守在家，毫无怨族之言。豪侠乃说道：“足下困苦至此，何不在外投托人家做个门婿，以过日子？”阿诺笑道：“小子家无立锥，囊无半厘，谁家赘我？”豪侠道：“小子正为此事来讲。我见足下少年老成，谦厚守分，今有远村一个富户，有一女长成，意欲招赘个老成女婿，尽有些陪嫁妆奁，已荐了足下。若是足下肯成这个亲事，小子便是个媒人。”阿诺笑道：“可知甚好，只恐无此事理。”豪侠道：“我已说明而来，只要择个良辰，足下辞了亲邻，不必说去为婿，只说出外谋求些生理。”阿诺大喜信实，便择日辞别亲邻，说：“在家没些道路，今且出外谋些生理。”亲邻听了，也有笑的，说道：“一个贫汉，性又愚拙，求甚生理？”也有信的，说道：“贫守在家，到不如出外寻个头路。”可叹人情薄恶，若是个富贵人出外，送行馈贐的亲邻也不知多少，一个贫汉出外，问也没一个人问，礼也没一个人礼。

这阿诺随身打扮，行李那有半分？都是豪侠与他治备，并无一人知道，悄悄离了家门，来到十里林中。只见一个村乡酒肆，酒帘高挂，豪侠看那酒肆：

冷清清竹篱茅舍，静僻僻村店酒家。客不来，主不办，犬也不吠；烟不出，火不入，肴也无些。但只见四座空闲，尘灰满案。当垆闲坐，与酒保叙话磕牙。

豪侠见酒肆静悄无人，乃邀阿诺到得屋内，坐在个空闲座上。叫了半日，酾了一壶不冷不热酒来，铺上两碟隔年经岁的小菜。豪

侠岂是不去高楼美馆，只因静僻，好与阿诺说这一番情话。二人坐下，豪侠乃酹了一杯淡酒，悄悄地说道：“阿诺足下，事不说明，你却怎知？今我约人出外，只因你族李大老刻薄。我辈久闻他祖上与你祖分析家产，倚强占夺，今他积有富饶，你独贫困。闻知你屡屡求助，他分毫不肯，因此我等起了一个义举，凑了几贯钱钞，托我小子在外，一则经营些利钞，一则择便宜田产，治办些家私。今在远村又行了聘，定一个女子与足下，成一房妻室。如今你到那里，只说是我兄弟，一向受分田产，在家管理，原约半载与我更番掌管。”李阿诺听了这话，宛如醉梦，想道：“向来也如此，一班豪侠少年，义气结纳，救人之急，济人之难。但我何人，有何才艺，他们相待如此？”只得满口应承道：“承君周爱至此，有何德能，敢当其爱？”

当下二人还了酒钞，直到村间，果然亲邻来接，奴仆欢迎。豪侠把田产文契、钱钞账目，一一交与阿诺，又叫奴仆见了二主人。只择吉日，村邻抬了个女儿，过门与阿诺成亲。三朝毕日，豪侠辞去，阿诺只得备办酒席饯行，远送几里。阿诺终是心疑，看着豪侠说道：“某自度，与兄长何缘何德，当此厚爱？然心窃疑，实不自安。若者兄长有甚见托死生之处，愿兄长明言，不然使小子终身不得明白。”豪侠听了，怒色起来，道：“见成家私、妻室、仆从都让了你，又没甚生死相托，只为你家有不义宗族，叫你这良善受屈吃贫，故做此一番事情。你疑的也是，无因而至。匹夫仗剑，我实与你说罢，只要你谨慎受用。”乃于袖中取出一个封袋儿，内有一简帖，叫阿诺回家自看。当时两相分袂而别。阿诺那里等的回家拆封，随望豪侠去远，乃于静村林中拆开封袋，乃是一帖，上有四句五言说道：

义气为伊发，金贵有自来。

臭名某柳跖，总是族家财。

阿诺看了，惊汗浹背，道：“呀！原来族老被劫，乃是这一伙恶

少。虽然你是义气豪侠做出来，你那里知蹈了国法不赦之条，陷了贫人不义之非，此事如何做得！我如今欲首出，则伤了义气之人；欲安受，则恐惹出滔天之祸；欲逃而弃去，又坑了人家女子，带累奴仆受伤。”千思万想，到了家中，坐卧也不安，无可奈何，只得暂享见成财产。此便是李大老对症药石。却又怪李大老非中心悦而诚服，把金宝助济贫族，却是豪侠辈劫夺出来的。他这一种怨恨心，终是鼠啮猫脍报应，在那奴仆欺弱主。后来李大老物故，三子幼而受仆欺，仆欺主而报应又最大。此在祖师离庵东行之后也，按下不题。

且说牝鸡阴畜也，雄鸡阳畜也。雄鸡半夜子时，阴气消，阳气发生，就如云从龙，风从虎，以类相感，故此公鸡于阳生啼鸣。岂有公鸡不叫，母鸡早鸣？人家母鸡晚啼早叫，智者就指为阴气太盛，主阴人旺相。不知的便把他为作怪，杀而食之。还有公鸡生类母鸡，一时啼鸣，人不能知也，疑而杀之。可叹鸡虽笼中物，凭人宰杀，只是偶以生相，适遇必然而之叫，遂遭刀釜。仁人也当存一个不忍之心，造一时活生之福。

却说这海潮庵后，有一个人姓张名朵，娶了一个妻室，唤做花娘。夫妻两个耕种为生，侍奉一个继母。张朵倒也孝顺，每每继母要衣要食，张朵一一奉承。这花娘虽是面奉，心里却有几分不悦。一日，继母要一件衣穿，张朵一时钱钞不便，口虽应，却迟了数日。继母便怪怒起来，恶言恶语咒骂他夫妻两个。张朵听知，忙忙双膝跪在母前，说道：“儿知母要衣，岂敢不买？只因连日手内无钞，故此迟延了几日。自知不孝之罪，愿母明明杖责，以消了嗔怒之气。我想父去母存，守一日之节，即靠子一日之养。老人家，使你气恼在胸，儿罪怎解也？”继母见了，冷笑道：“你是肯买的，只是听了花娘言语，故此迟延。”张朵答道：“并无听信花娘等情。”只这一句答应，便把那孝道减了几分。当时张朵只该听母要衣，便去买做；一时无钞，明告之母。只待母怒骂之时，方才跑禀，且母怨媳言，平日

也该察妻不孝处，轻则禀母责罚，重则割恩离异，岂有为妻回护之理？只因这一回护，就见她平日虽是不听，必有不能使姑媳相和之处。姑媳少有闲言“古怪，古怪”，家道偏生不济。迟了几日，衣服虽买了布帛，做就奉母，只是母心终是不悦。

一日，张朵见耕种艰难，日食窘乏，这花娘咕咕啾啾，怨贫道苦，张朵心焦。一日，听得空屋中有人说话，张朵疑有贼人，急走去，只见两个黑影子似人形，闪烁不见，遂疑惑，怀着鬼胎，乃与母计议，迁移到个南北交通的地方，安歇往来客商。这个生意，也只淡薄度日。但说人有亲母见子淡薄，便百般省俭，便是忍饥受饿，也无怨言。就是有一等恶狠的亲娘，好吃好穿的妇人，见亲生子媳艰难，也存个哀怜之意。只有这继母，他既与子媳隔着一个肚皮，便就有三分异念。有一等贤德的，不好穿吃，存心仁厚念后夫之子即系亲生，更加疼热。不幸寡居，便随着子媳浓淡度活。却有一等不贤的，不是又思别嫁，便是勒措子媳，将没作有，吵邻聒舍。世间男子汉，或中年，或老年，既有子媳，不幸丧了妻，只当忍守鳏居，万万不可再续继室。这继妻便是贤，能有几个两相谐老？或是生了子女，他便有前妻后妻，亲疏相待。或是丧了一个，又嫁一个，空惹了一场笑话，留与儿女们牵个头转。且是这不守夫节的妇人，丧了丈夫，便听信媒婆，晚嫁一个后夫。宁有几个好男子汉，家私丰盛，人物情性过似前夫，得终身倚靠？有一等最苦的事，也是他不死守妇道，要去嫁人。说起这苦，有几句：

真可笑，妇人不知守节操。丧了前夫嫁后夫，几般苦恼向谁告？非亲儿，几人孝？不贤媳妇情偏拗。奴仆都是先进门，能有几个听使叫？有私囊，多宝钞，大大小小还欢乐。若是无依投托人，妆奁衣饰没一套。伸手缩脚面羞，再加后夫无才貌。进门两日过三朝，哭又难哭笑难笑。亲戚邻舍背后谈，精精话苦这再醮。

却说张朵继母也只在丧了前夫，晚嫁张朵之父，不幸又丧，靠着张朵，虽然贤孝，无乃媳妇性悍，张朵不能钤制，过恶虽是妇人，罪却坐于家主。一日炎天，母思凉水，张朵虔心向山后一座小神庙前一个清水池中，取水供母。适遇小神在庙，检察这一坊的善恶人户。有鬼判进卷文册，小神展册一一看阅，注着张朵孝母，只不该纵容悍妇，与他回护欺母。看了这卷，欲要奖赏他孝，却又有这一宗过失，欲要加罚于他，却又难没了这孝。

正向鬼判踌躇，只听得空中鼓乐，又见彩幡迎送麒麟佳儿。小神飞步到空，一则看是何神，以便迎接；一则探听，送子何处去的。小神抬头一望，乃是送生大神，便问：“上神，送麒麟佳儿谁家何人？”大神道：“今有下方三义港中一个义妇，立心忠节。”大神说道：“这三义港有个元乡尊，只因六十尚未生子，娶了三五宠妾，个个不育。这元老因见年衰，多娶人家女妇在身，终是他都有个出头的日子，却叫他守着个老汉，虽然衣帛珍馐，未必不抱着少年情性，恐他动这心思，一时难过。乃乘闲暇，大小都在面前，乡老乃发一句说话，道：‘你众妾，我当初只为未生子，今年娶一人，明岁娶一人，不意数年来，娶了你们几个，却日久俱各不育，女儿也不孕一个。我想你们青春年少，终日陪伴着我老汉，终有个出头日子。不如乘我尚在，检点些妆奁，嫁个人家，一夫一妻，也免得后来忙蹙蹙寻觅头路。’当时众妾个个不语，也有心内喜的，巴不得当晚就出门；也有想才貌如那个那个的，暗想道：‘嫁这样的就好了。’也有思量的，道：‘便嫁个穷汉，也是一对夫妻，胜似而今丰衣足食，穿绫着锦。’众虽不语，却便个个动心。只有一个小妾，名叫着赛莲，他这女子情性夙纯，每常在众妾之中，不争宠，不妒人，敬嫡爱婢，等闲也不出闺阁。他听了元乡老这一句话，便悲哀情切。回到房中，不通婢女们知，点一炷香，望空拜了几拜，说道：‘我也是生来一个女流，不幸父母贫寒，把我卖与人家做妾。既已做妾，就是个老汉丈夫，也

是随他一场,如何又去嫁人,只愿得老丈地寿算绵长,纵有差池,决无改嫁之理。’说罢,袖中拿出一把剪子来。”却是何用,下回自晓。